

第一部分

软文本

这类文本中，作者都有明显的个人态度，语言主观因素较强，因此翻译时不宜过度规范，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较多，能否灵活处理会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但是灵活不等于任意发挥，所以译者仍需松紧有度，把握适当。

1 Melodies Their Composer Never Heard (1)

原文

It is wrong to think of Beethoven as purely a musician. Had he destroyed his manuscripts, including that of the glorious Fifth Symphony, there would have remained the life-story of a man whose character was supreme in resistance of evil, and in defiance of the blows of fate.

Often, as his letters show, his powers of expression overflowed the bounds of the medium which he mastered. He might have been a poet, and his command of language was such as might well have aroused the envy of accomplished men of letters. His will, written at a time when he thought that death was very near, is a magnificent human document; probably the greatest of its kind that has ever been penned.

Men who possess great character as well as genius have always been sure of their worth to the world. With them a powerful natural pride takes the place of the empty conceit of the charlatan. Keats knew that he would be among the world's famous poets after his death. Shakespeare expressed his foreknowledge of his own immortality. There are many episodes in Beethoven's life that illustrate this serene self-confidence of the truly great.

(原文出处不详)

批改

单纯地只把贝多芬看作音乐家是不对的。即便¹他毁掉了自己的手稿，包括²最知名的第五交响曲，他的生平故事依然因其抵制邪恶、藐视命运打击的崇高品格而打动世人³。

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他的表达力远远超出其所掌握的表达技巧⁴。他本可能⁵是个诗人，因为他对语言的驾驭是如此的娴熟，乃至引发了知名文人雅士对他的嫉妒⁶。当他感到死亡即将降临时所写下的遗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人类文件⁷，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⁸。

品格高尚的人和天才对于自己对世界的价值总是充满自信⁹。在他们身上，由内向外散发着¹⁰一种强大的自豪感，而在江湖骗子身上看到的只有目空一切的自负。济慈知道，他死后或许会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诗人。莎士比亚也预见到¹¹自己的能千古垂名。贝多芬一生中的许多故事都彰显了这一伟大人物¹¹对自己的坚定信心。

文本定位

本单元和下单元的文本主要介绍音乐家贝多芬，其中有信息内容，也有赞扬之语。译者的态度倾向明显。这类文本属于软文本，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太谨慎，译者应该把行文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应过多被原文牵制。

★ 点 评

- 1 这里的 **had he destroyed...there would have remained** 是一个与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可用不同的表达办法，如“即便他毁了……仍然有他的”“如果当初他毁了……仍然有”都可以考虑。**destroyed** 一词不译似乎也可以，如“就算是没有……仍然有”，但会有争议。
- 2 在正规文本中，如法律、商贸等较硬的文本，一般都保留“包括”这个词，不宜省略，就算换掉或省略这个词句子大意不变，仍应在译文中保留 **including** 这个词。但是在软文本中，这个 **including** 到底要不要保留，就应由译者根据情况决定，比如此处完全可以用（就算没有他的音乐，没有那光辉灿烂的命运交响曲）。这个语言的结构基本属于语言体系，**...something, including...** 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结构，但结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软文本中未必要遵循这个结构。在硬文本中，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保留原文的结构，以期最大程度地避免语义失真，结果我们就反复不断地看到“……，包括……”这个结构。
- 3 这句处理得基本到位，当然仍可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如“他留下的也将是一段人生历练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坚韧顽强，与命运一次次的打击抗争到底”“他也仍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伟人：敢于直面恶魔，勇于对抗邪恶，直面命运的打击”。总之这样的句子译者必须灵活处理，没有固定的译法。要注意的是，句子中有的词应该抓住大意，忽略细节，不必斤斤计较，如 **glorious** 这个词，“辉煌”也好，“气势恢宏”也罢，都可考虑，甚至本译文的“最知名的”，虽然会有争议，但是原词赞扬的大意未变。**Supreme** 这个词也是一样，参考译文翻译成“不同凡响”“可圈可点”都可接受，至于本译文的“打动世人”虽不算大错，但汉语的词义和 **supreme**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值得商榷。
- 4 这句理解有问题。译文说“表达力超出表达技巧”，这是将 **powers** 和 **medium** 都看作是语言了。但是原文的 **the medium which he mastered** 应该是指贝多芬擅长的音乐，即他总的表达能力并不局限于音乐领域，其他方面也擅长，而根据这个上下文，作者这里要强调的是语言的表达能力。
- 5 这里的 **might have been** 当然是表示与事实相反，“本可以”不错，但有未成诗人略有遗憾的潜台词，用“完全可以是个诗人”似乎更好。至于“成为一个诗人”和“是个诗人”，严格按照原文来说，应是“是”（**have been**），而不是“成为”（**have become**），但这个差异在这里不重要。
- 6 本句的 **might well have aroused** 和前面的 **might have been** 一致，所以表达时应该将这个与事实相反的口气表达出来，译者这里用“乃至引发了知名文人雅士对他的嫉妒”就明显地在说嫉妒是事实，关键是“了”的使用有问题。其实译者未必要用“本会”（引起）

这样明显的表达与事实相反的词，上下文可以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如参考译文二“他完全可以是一位诗人，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足以让名作家心生妒意”，虽没有用“本会”，但意思仍然清楚，关键是不能用“了”。另外，*was such as* 给译者无限空间，可译成“娴熟”“高超”“炉火纯青”等都可以，甚至参考译文一什么都不用也可以：“他对语言的掌握足以引起名作家的妒嫉”。

7 这里的 *a magnificent human document* 也需要推敲，*magnificent* 当然可有很多选择，但是也必须和语境相符，这里在说遗嘱，所以“气势磅礴”这种宏大的字眼就和遗嘱不相符，一个自感临近死亡的人，怎还会有气势磅礴的口气？其实这样的文本中，这类词分量较轻，不必太计较，简单的一个“佳作”(*magnificent human document*)就差不多，*human* 当然可提出来放到另外的地方。还有，最好不要见到 *document* 就用“文件”，可以替换的词不少。当然这与文本的性质有关，在正规文本中，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翻译成“文件”是应该的。

8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和原文有出入，因为原文仅说是 *greatest of its kind*，也就是说，这类文本中最好的，而译文似乎是所有作品中最好的。另外，也不能说“有史以来”，而要限制在 *that has ever been penned* 的范围内，就是诉诸笔端的这类文字中最佳的，即“可能是付诸文字的同类作品中的顶尖作品”。

9 这句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品格高尚的人和天才”在译文中成了两种人，但是在原文是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两种品质，所以说是错译，应该是“有超群天才和卓越人格的人”。另外，*sure of their worth to the world* 翻译成“对于自己对世界的价值总是充满自信”当然并不错，但是比较累赘。这里这个“世界”说不说都无所谓，仅仅说“确信自己的价值”“自信自己的重要性”等都和原文的意思接近。当然这又要看语境和翻译目的，在一些硬文本中，人们一般的做法都是照样翻译过来，但有时译者应“因地制宜”。若将这部分翻译成“总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就大意而言并不错，汉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源自李白的《将进酒》，表达人生下来就必有用处的意思。我们不完全排除这样的翻译，但是觉得这句汉语有强调生下来有用的意思，和本文不完全相符；此外，完全按原样把原诗搬到译文中还会有行文不协调的问题，所以贴近些原文的译法未必不行：“确信自己的价值”。

10 “由内向外散发着一股强大的自豪感”基本意思并不错，但是原文的 *natural* 用“由内向外散发”表达值得商榷。这句的大意应该和后面的半句对照，即 *the empty conceit of the charlatan*，意思是说喜欢向外张扬显露自己，但自己却偏偏没有什么货色。而这部分就刚刚相反，确实有傲气，但是人家有傲的资本，而且人家不张扬，那傲也显得非常自然，不做作、不故意张扬，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根据这样的理解，我觉得首选不必躲开“自然”这个词，就说“骄傲来得自然”也未尝不可。而 *powerful* 一词是表示程度

的，用“强大的”很牵强，若不便安排，略去也无伤大雅，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词。参考译文二译成“天才人物的高傲却流露得毫无嚣张之嫌”，大意并不离谱，却有勉强添加之嫌，还不如说“流露得自然”。

- II 用“这一伟大人物”来翻译 *the truly great* 可商榷，因为英文由 *the + adjective* 这个词组一般指一部分人，而不指一个人，如 *the rich*, *the poor* 等都在说一部分人，所以翻译成“表现出伟人的自信”更合适。句中的 *serene* 和前面的 *natural* 有关联，与半桶水晃来晃去、大肆张扬的人相反，伟人稳重、沉静、自信。万一不便安排，把修饰关系转换成并列也是一个解法，如“沉静与自信”。

参考译文一

认为贝多芬仅是音乐家是错误的。若他将所有的乐谱都毁掉，包括那辉煌的第五交响乐，我们仍然还有他的生活故事，他的人格在抗拒邪恶和蔑视命运打击过程中仍然不同凡响。

正如他写的信件所显示，他的表达能力常超出他得心应手的音乐领域。他完全可以是一位诗人，他对语言的掌握足以引起名作家的妒嫉。当觉得死亡已临近自己时，他写下了遗嘱，那是一份杰出的人类档案，可能是付诸文字的同类作品中的顶尖作品。

有超群天才和卓越人格的人非常确定他们对世界的价值。对他们来说，自然流露的高傲取代了浮夸者空洞的自负。济慈知道他死后将会名列著名诗人之列。莎士比亚也预知他自己会永世流传。贝多芬的生活中有无数的插曲，记录着真正伟大人物沉静的自信。

（学生作业）

参考译文二

不能认为贝多芬仅是音乐家。就算没有他的音乐，没有那光辉灿烂的命运交响曲，他的一生仍然光辉灿烂，他不向邪恶妥协、不向厄运低头的人格魅力也已可圈可点。

只要读一下他的信件就不难发现，贝多芬不仅只会借曲抒怀。他完全可以是一位诗人，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足以让名作家心生妒意。当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写下了遗嘱，那一纸文字可谓是人世间同类文字中的顶尖作品。

集天才智慧和超群人格于一身的人总确信自己的价值。江湖术士有的是浮夸与自负，而天才人物的高傲却流露得毫无嚣张之嫌。济慈知道他死后定能名列大诗人之列。莎士比亚自言会永世留名。而贝多芬一生中无数次表现出伟人的坦然与自信。

（叶子南译）

短文

软文本译者自由度探底

我们常谈翻译的准确性、准确的程度，有时“准确”这一要求还会受文本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准确”这一概念是动态的，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或者说脱离了具体的文本，很难讨论“准确”这个议题。现在让我们用“软文本”为例，从译者自由度的角度讨论翻译的准确性。

应该说，和硬文本相比，软文本中译者享有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说自由度大，并不是说译者有无限自由。在某一点上，仍然需要划出一条红线，警告译者，越过这条线就可能很难称为翻译。让我们用贝多芬这两个单元中的一些句子为例讨论：

1. Destroyed : 把所有的乐谱都毁掉 vs 就算没有他的音乐
2. Supreme : 他的人格……不同凡响 vs 人格魅力……可圈可点
3. Magnificent : 辉煌的文件 vs 顶尖作品
4. Last : 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vs 这微不足道的插曲最终让……
5. A powerful natural pride : 自然流露的高傲取代浮夸者空洞的自负 vs 江湖术士有的是浮夸与自负，而天才人物的高傲却流露得无嚣张之嫌
6. Sure of their worth to the world : 品格高尚的人和天才对于自己对世界的价值总是充满自信 vs 集天才智慧和超群人格于一身的人总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这篇文章属于软文本，译法可比较灵活。总体来说，参考译文一比较拘谨，参考译文二比较灵活，也更具可读性。文中有些译法偏离原文，如第一个例子的destroyed一词，参考译文一用“毁掉”，译文二则用“若没有”，根本不是原文那个词的意思，但是在上下文中并无不妥。第二个例子中无论是“不同凡响”还是“可圈可点”都是说他好，此类软文本中不用对这种差别太计较。第三个例子中的“辉煌”和“顶尖”都说作品好，译者也不必把它们放到显微镜下察看甄别。第四个例子中的last转换成“最终”似乎也不错，未必要死盯着“最后”这个词。所以，一般的形容词在不是以语言取胜的软文本中，真不必太计较。如果译者不停地推敲magnificent怎么翻译，花去大量时间，那实在是杀鸡用牛刀。原作者随便用了个形容词，他本可以用另一个同义词，甚至有数个选择，但他那天没有推敲，就用了magnificent，译者何必大动干戈？在这类软文本中，译者应有些自由。

再看第五个例子。原文的a powerful natural pride看似简单，但是中文表达颇费思量，总不能译成“强大的自然的骄傲”吧？于是译者就开动脑筋，希望找出一个意思和原文差不多，但是又不受原文结构约束的译法。参考译文一译成“自然流露的高傲取代了浮夸者空洞的自

负”，这里添加了“流露”似无不妥。另外，译者若实在感到无法将powerful这个词加进去，省略也无大碍。在一篇牵涉政治经济的正规文本中，译者也许应保留这个词，但是这里保留的压力就不那么大，因为该词无非就是增加骄傲的程度，而程度在这样的语境中并不太重要，我们应给译者这个自由。再看译文二，“天才人物的高傲却流露得毫无嚣张之嫌”，这里译者非常自由。和上面的译文一样，这里也未译powerful一词，也添加了“流露”，对此不必苛求。但是这个译文最让人警惕的是“无嚣张之嫌”。这是原文根本没有的文字。原文中与natural对应的就是empty conceit，或者说，下面的serene似乎也与natural有关。conceit一词有自负自大、不切实用、花哨的意思，用“不嚣张”翻译其相反的意思似乎也并无不妥。看看下面的例子，济慈、莎士比亚等都是很自傲，却又不让人觉得嚣张的人物。但这样解释性的翻译，过多依靠上下文，自由度显得大了些。最后看第六个例子。把sure of their worth to the world译成“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贝多芬和李白一样都是天才人物，贝多芬非常确定他对世界的价值，这和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真是差不多。但是将李白原句直接搬入贝多芬的语境中，却似不妥当。简言之，在最后两个例子中，上面自由的译法已经在“红线”边缘，译者的自由度应开始收敛。即便这是软文本，也应该亮起红灯，不能往前走了。至于这两个自由的译法能不能用，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大家可能都会同意应该向译者亮起红灯。

奈达曾认为阐释就是翻译，解释一下并无不妥（与作者的个人谈话）。但是，奈达是在帮助译者摆脱原文束缚的前提下说这话的，这个观点不应拿来为过度自由译法背书。

2 Melodies Their Composer Never Heard (2)

原文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of these is that in which another eminent man is shown in a moment of weakness. Once, when walk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Weimar, Beethoven and Goethe became aware that the Imperial family, accompanied by a glittering cavalcade of courtiers, was approaching them. Goethe instantly removed his hat and stood with bowed head. In his anxiety to show his respect to royalty, he neglected to answer a question that Beethoven had just put to him.

Perhaps it was this last trivial circumstance that set off the fiery spark of indignation in Beethoven, who under ordinary conditions would have acted just as one of the crowd. Keeping his hat on his head, he strode through the princes and courtiers and boldly faced the Emperor and Empress. Greatness of two different kinds exchanged mutual glances of respect, but it was the Emperor who bowed first to the famous Beethoven.

(原文出处不详)

批改

其中最为鲜明的对比是另一显赫人物在他面前所表现出的片刻懦弱¹。当时，贝多芬和歌德一起走在魏玛大街上，发现皇室成员在王公大臣的护卫陪同下正朝他们走来。歌德立刻摘下帽子，立正鞠躬。因急于表现对皇室的敬意重而忘记²回答贝多芬刚刚问他的问题。

通常，他也会和人群中其他人有同样的举止³，但歌德这一看似毫不起眼的举动却点燃了贝多芬心中的火花⁴。于是他戴着帽子，大步穿过王子和一大臣们的队伍，勇敢地朝着皇帝皇后国王和王后⁵走去。两种不同类型的伟人相互交换眼神，以示敬意⁶，但却是国王首先向伟大的贝多芬鞠躬致敬。

点评

1 说“对比是……的片刻懦弱”汉语不通，有逻辑和语法问题。本句中的 **these** 是指前面第一部分的 many episodes，所以可借语境引申为“自信”。表达这句，关键是要把两个放在一起对比，然后显出这个自信，所以可译成“这种自信在与另一位名人的懦弱对照时便显得尤为突出”，其中的最高级 (most striking) 未必要还原成最高级。

2 原文的 neglected to answer 容易翻译成“忘记回答”，但是这个语境中“忘记”一词不很合适，因为汉语的“忘记”常是有一段时间的间隔，如你昨天让我还你书，可我忘记了。

但是这里发问和回答仅仅是几秒钟之内的事，最好避免用“忘记”，如参考译文二“竟然置问题于不顾”，或译成“没顾上”或索性不译这个词，如参考译文一“竟没有回答贝多芬的问题”。当然这是个问题，指出来仅为提醒大家关注细节，同时也提醒大家有些词可不译。

- 3** 文中 *who under ordinary conditions would have acted just as one of the crowd* 这个定语从句被放到前面了，这样处理完全可以，但也可以和原文一样放到后面，如参考译文一“也许正是这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燃起了贝多芬胸中的愤怒。若在平时，他的举止会和众人一样”。这一点主要应该看汉语怎么写更自然，前后位置不重要。另外，*would have acted just as one of the crowd* 可以和原文一样抽象地翻译，如“举止会和众人一样”，但也可以具体地翻译成“会像众人一样向皇室脱帽致敬”。
- 4** “这一看似毫不起眼的举动却点燃了贝多芬心中的火花”中“火花”一词的选择值得商榷。此处关键词 *indignation* 有激烈、爆发的性质，而汉语中的“火花”总是和小规模的活动相匹配，而且常常是正面的词，不是负面的，如“爱情的火花”“创造的火花”。其实 *spark* 这里更强调“点燃”的意思。最好用“燃起了怒火”“激起了愤怒”等。另外，鉴于原文的 *last* 有一连串中最后一个的意思，译文甚至可以写成“最终让贝多芬忍无可忍”。当然这是小问题，不影响大意的传达。
- 5** 一般情况下，在王国中我们有国王和王后 (*kingdom, king and queen*)，但在帝国中我们有皇帝和皇后 (*empire, emperor and empress*)，所以这里最好译成“皇帝和皇后”。另外，*boldly* 未必一定要翻译成“勇敢地”，换个角度翻译成“面无愧色”，或如参考译文二略加解读翻译成“不卑不亢地”都可以考虑。
- 6** *greatness of two different kinds* 这个直译似乎也行，如“两种不同的伟大”，但矛盾在于伟大不是人，无法交换眼神，就算是启动隐喻思维，也比较难自圆其说。所以这里译者加上“人”似乎可以摆脱困境（两种不同的伟人）。但是这一变化也会有些小问题，因为汉语的“伟人”都是非常正面的，可是原文的 *greatness of two different kinds* 却未必都是正面的，我们觉得作者对贝多芬的肯定似乎比较明确，但对于皇帝是否持那么肯定的态度，肯定到要用“伟人”形容，并不明显。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三种译法，即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一个原文没有的隐喻，如参考译文二“权势的巅峰与艺术的高山礼貌地互视对方”，这个隐喻中“权势的巅峰”的正面程度就相对含糊了，而“艺术的高山”却明显是非常正面的。当然也可以译成“身份完全不同的两个大人物”。

参考译文一

这种自信在另一位著名人物表现出懦弱时刻得到最佳展现。一次，贝多芬和歌德走在魏玛的街上，此时他们看到一队皇室人马在众臣的簇拥下走来。歌德马上脱帽，低头立于道旁。他因急于对皇室表示敬意，竟没有回答贝多芬刚刚向他提的一个问题。

也许正是这最后一个小事燃起了贝多芬胸中的愤怒。若在平时，他的举止会和众人一样。但这回他却戴着帽子，大步走过皇室成员和众大臣，大胆地面对着皇帝和皇后。两种不同的伟大交换了尊敬的目光，但却是皇帝先向著名的贝多芬欠身致意。

(学生作业)

参考译文二

这种自信在与另一位名人的懦弱对照时便显得尤为突出。一次贝多芬和歌德走在魏玛的街上，见到一队皇家人马在众大臣的簇拥下走来。歌德马上脱帽站在一旁，低头致意。恰在同时贝多芬向他问了个问题，而歌德只顾得对皇家示敬，竟然置问题于不顾。

通常情况下，贝多芬本也会随规从俗，但可能正是这微不足道的插曲最终让贝多芬忍无可忍。他不顾免冠致礼那一套，大步走过王公大臣，不卑不亢地直视皇帝皇后。权势的巅峰与艺术的高山礼貌地互视对方，不过倒是皇帝先向贝多芬欠身致意。

(叶子南译)

短文

翻译的对等原则

“对等”不是什么新概念，自从有翻译以来就有这个概念，只是没有用这个术语。用最简单的话说，对等就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立起对等的关系。用经贸语言说，原文的价值如果是十元，那么译文的价值也应该是十元，比如Monterey is in California这句话翻译成“蒙特雷在加州”就是对等了，价值等同。

但是上面只是个简单的例子，复杂的情况就不好说，比如But if you look back at the sweep of history, it's striking how fleeting supremacy is, particularly for individual cities这句译成“然而你若纵观历史，便会惊觉兴盛繁华转瞬即逝，城市的兴衰更是弹指间的事”，这算不算对等？推崇这种译法的人会说，这当然是对等，因为原文实际的意思就是译文呈现的意思，求翻译对等未必要在文字上对应，有人甚至用比喻的语言总结说“翻译家的债务就是要偿还同样的数额，